

An artistic oil painting of a woman in a white, strapless dress standing on a rocky shore, looking out at a vibrant sunset. The sky is a mix of fiery reds and oranges, with dark, swirling clouds. The woman's hair is dark and styled in an updo.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contemplative.

洋嫁

汪洋 作品

每个人都有为爱盲目勇敢的时刻，
哪怕跨越重洋，也在所不惜。

洋嫁

汪洋
作品

每个人都有为爱盲目勇敢的时刻，

哪怕跨越重洋，也在所不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嫁 / 汪洋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618-7

I. ①洋…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9567 号

洋嫁

汪洋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苏 辛 夏 莱

特约策划 夏 莱 弓迎春

营销统筹 蕊 蕊

装帧设计 仙 境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王丰林 郑盼盼

特约编辑 石 雯

营销推广 陈 晨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500-1618-7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本从女性视角探究情爱的小说

——汪洋《洋嫁》序

周国平

汪洋的《洋嫁》是一本好看的小说。她很会编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常常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人物形象和性格皆栩栩如生，鲜明而有特点。她也很会讲故事，叙述从容紧凑，语言流畅活泼，常常还透出一股快人快语的泼辣劲儿。

顾名思义，小说讲的是“洋嫁”的故事，具体地说，是三个在洛杉矶的中国女人试图靠婚姻获取美国绿卡但终于都陷入悲惨境地的故事。围绕着这三个女人和她们周围男人们的遭遇，作者生动地描绘了美国华人世界一个小角落里的生存状态和众生相。

由我的观点看，以获取绿卡为婚姻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扭曲，成功了不值得夸耀，失败了似乎也不值得同情。不过，面对这些沦落天涯的处境艰难的女人，你就不忍做这种居高临下的评判了。尤其是本书的主角谢桥，一个依然对人生怀着纯正梦想的大龄女“文青”，在寻求“洋嫁”的过程中，她的终极目的不是绿卡，而仍是爱情，为此不要瓦全，宁愿玉碎，其遭遇真正令人扼腕叹息。我相信，正是在谢桥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对情爱的感受和思考。这方面的内容超出了“洋嫁”的表层主题，深入到了普遍人性的层面，是从女性视角对性、爱情、婚姻之关系的探究。

其一是性与爱情的关系。小说中有相当篇幅的情色描写，称得上大胆，但作者的态度是诚实的，不掩饰也不矫情。谢桥在美国经历了两个男人。第一个是秦淮，出国前通过婚介所结识，双双坠入爱河，到美国就是来投奔他的。可是，他其实是婚介所的托儿，专凭美貌引诱女人们上当。可是，他真的爱上了谢桥。可是，谢桥在满怀性爱期待之夜发现，他是一个性无能者。秦淮倾诉自己的爱，谢桥在心中狂喊：你拿什么爱我？作者显然认为，没有性，男女之爱就无以成立。第二个是律师萧雨山，为咨询居留事宜而相识，两人因相同的“文青”情结产生好感。然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性，是一段撼人心魄的情色之旅，是这个小淫魔兼大情圣如此彻底地打开了谢桥封闭多年的身体。她因此而明白：“许许多多的女人，在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之前，都以为自己是性冷淡。”她因此而懂得：自己这个美丽的身体“不单可以看，更可以被别人用也用别人”。她因此而得出结论：“男女间，爱与不爱，凡是能对人说出口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任何世人所能看到的恩爱与争吵也都是表象，只有关上门，俩人裸裎相对，你的身体才告诉你爱不爱。”是不是绝对了一点？但我欣赏作者的偏激，人们常常宣称或默认，女性在爱情中只看重爱不在于性，对于这种把女性伪浪漫化、实质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论调，这是一剂痛快的解药。

其二是爱情与婚姻的关系。萧雨山有妻子，谢桥是一个“小三”。今天普遍的情形是，偷偷出轨，不影响家庭，作者尖锐地讽刺道：“对方不知情的出轨是一种仁慈，一种忠贞。”讽刺中似乎包含着真理，因为出轨者力图避免配偶痛苦，这是仁慈，力图避免婚姻破裂，这是忠贞。当然，常常也有瞒不下去的情形。萧雨山则是因为对谢桥动了真情，终于和妻子田小麦闹翻和离婚，并且和谢桥结婚了。过后不久，田小麦发现自己怀孕，然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这以后，萧雨山为这个小生命柔肠寸断，心思放在了女儿身上，也因此和田小麦复苏旧情，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在小说中，田小麦的挟孩子而令孩子的父亲——萧雨山的左支右绌，谢桥的失落，皆写得很精彩，活脱是我们周围经常在上演的故事的缩影。如果说性是男女之爱的必备要素，那么，孩子是婚姻的必备要素。孩子幼小之时，其在婚姻中的力量甚至超过爱情。“田小麦失了

婚姻，却仍是正宫娘娘；谢桥转正了，却仍是一个‘小三’。”谢桥企图靠造子翻身，但造子不成，明智地退出战争，不要婚姻也不要绿卡，打道回国。

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像在看一部上好的电视连续剧，吸引人一幕幕往下看。是的，它是很适合于改编成电视剧的，而值得庆贺的是，真的有影视公司把改编权买去了。我的期待是，改编成的电视剧不只是讲故事，而且也能传达出作者的思考。

目 录 ||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跨洋追爱
- 036 || 第二章 美梦全然破灭
- 067 || 第三章 生活所迫的浪儿
- 093 || 第四章 他乡遇知音
- 121 || 第五章 跟着爱情去逃亡
- 134 || 第六章 继续爱吧
- 148 || 第七章 放了你吧
- 165 || 第八章 结婚了
- 192 || 第九章 无奈的文化闹剧
- 243 || 第十章 与一个孩子争宠
- 291 || 第十一章 让思念枯萎，让快乐断裂
- 313 || 尾声

第一章 跨洋追爱

1

浴室的氤氲还未散尽。

谢桥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湿漉漉的面颊和嘴唇，红艳得有些鬼魅，比脸色更鬼魅的是身上这条用料极为节省的裙子。

前胸还算正经，小v领，尺度有限。对于谢桥这种胸前坡度平缓的亚洲女人来说，既然没什么本钱好显摆，非要掏出来昭告天下就叫自曝其短。乾坤在背后，整片肌肤裸露在空气里，只在腰臀处横一条幼细带子牵着——遮掩是为了强调，为了在腰臀间形成一个桃形的凹巢，使人很有欲望也很方便从凹巢入手，往上或往下探寻……裙身紧裹住大腿根儿，随便哪种姿态和幅度的动作，一定会走光——其实，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光的，或者说，这种衣裙穿上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光。所以，第一，它只能存在于卧室；第二，它在身上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否则，不是它的失败，就是穿它的主人的失败。

谢桥来洛杉矶已经五天了。

这五天里，她大致已看清秦淮的处境，虽不至于穷困潦倒，也基本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她明白秦淮在大陆时，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甚至可以说，

是某种程度的蒙骗，但她不忍心这么想。秦淮仍是那般儒雅，那般体贴，甚而有些小心讨好。笑容是可怜巴巴的，又是故作爽朗的。他对她是真心的，这她也看得出来。阔佬当然是做不成了，这些天她埋首于家务琐事，奋战于柴米油盐之间，被铺天盖地的物质淹没了——不是因为繁盛，而是因为匮乏。在大陆的时候，从未想过物质如此具体，她一直在追求精神领域的东西，存在感啊、自我实现啊，物质不过是维护她追求自我实现的基础，她从来瞧不上眼的。洋嫁美国，也是形而上，爱情，不是纯精神领域的活动吗？没想到一来就一头扎进了物质或者说生活本身，清洁地板、擦拭桌椅、洗衣做饭，如此琐碎而具体，完全来不及进行精神领域的探索和思考。况且，她不是追求爱情吗？既如此，就必须为了精神而忍受物质的琐屑与贫困。

如今，最让她不解也不安的倒不是物质，而是，那么多天了，秦淮一直对她发乎情止乎礼，弄得她心里十分没谱。她已经奔着他来到美国，就将结为夫妻了，别说坐怀不乱，连躺在一张床上都不乱，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谢桥想自己也许算不得性感的女人，男女经验也如她前胸一般贫瘠，但真的会让男人嫌弃到碰都不愿碰吗？如真这般嫌弃，又何苦要巴巴把她办到美国来？

从初潮伊始，谢桥就被母亲一番关于失贞的耻辱与后果的宏论吓破了胆。自此，她便像机警的兔子，左躲右闪，提防着不良男人的侵犯，把自己的身体守护得快成圣女贞德了。如今她突然发现，失贞对女人是一种耻辱，可你的未婚夫对你的身体无动于衷是女人更大的耻辱！

这件情趣内衣，是出国前闺蜜梅素素送给她的。

谢桥从没想过自己需要穿这玩意儿，她一直以为这是某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女人的专利。

色女素素嘲笑她，“你呀！就是受孔夫子毒害太深了！老以为爱情是多么纯洁、精神的东西，性是多么卑下多么羞于见人。告诉你，性爱是爱情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男女之间连身体的吸引都没有，只能算作友谊！就像同性恋，如没有身体接触，可不就是纯洁的友谊吗？再说呀，美国那花花世界，性就像咱们的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人家秦淮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你还跟

个农妇似的，仰天八叉大义凛然地往床上一躺，就以为大功告成，甚至一边任由男人劳作一边还惦记着猪喂了没有。错了！女人在床上也是要主动努力的！适者生存，弱者淘汰！”

谢桥想拒绝，可到底是接了过来。整理行装时，她诡秘地把这冶艳的软香塞进了箱子底部，也就是个晴带雨伞的意思。没想到，这么快真就派上了用场！

是的，谢桥今晚决定主动出击，彻底拿下秦淮！嗯，换了这层皮，谢桥不是谢桥了，她是色女、魔女，老谋深算、风情荡漾……

浴室与卧室之间，只有一扇薄薄的门。

谢桥轻轻地把门推开，把手撑在门扉上，摆出一个妖娆冶艳的造型。这是她从好莱坞电影里学来的，有点山寨，但基本的意思有了。果然，正靠在床头看书的秦淮愣住了，弧线优美的嘴唇好看地微张着，两眼放射出不那么道德的光。

谢桥造作地媚笑着，一扭一扭地逼近，抵达床边。

书掉了。秦淮一把搂住谢桥，喘息急促起来，手也不老实，一番揉搓之后，这软香果然如期在十分钟之内被脱掉了。谢桥被撩拨得情难自己。是的，她爱着这个男子。从半年前，从第一眼开始，她就沦陷了。她渴慕着他，渴慕着献身，也渴慕着侵吞。她感觉秦淮也坚挺了。她把手伸出去，想去抚弄那小宝贝儿，甚至想像A片女优那样，去舔舐它、亲吻它……

“不要！”秦淮一声断喝，吓得谢桥一颤，手尴尬地滞在半空，不知该伸往何处。秦淮又换了低柔的嗓音，说：“不要碰，我自己来。”

秦淮小心翼翼地把谢桥摆放至床上，依旧摆成了一个老实巴交大义凛然的农妇。他也小心翼翼地爬上床来，对着自己的宝贝儿好一番迟疑，仿佛真是一件稀世珍宝，千年文物那种，太珍稀又太易碎，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良久，他终于庄严地进入了。谢桥感觉到那满胀的抵触，来了，来了！她迅速调动所有的感官和情绪，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风情，全身心迎候这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云雨之欢。

秦淮挣扎着扑腾了几下，便悄然止歇。

谢桥被压得有些僵，她努力想调整一下姿势，以便能更好地投入战斗，秦淮却一动不动了。

谢桥柔声说出自己的请求，秦淮沉默半晌，才低声说：“我……已经……做完了……”

“什么？”她隐约感觉到秦淮是轻微蠕动了几下，但绝不超过十秒钟。

谢桥的一颗心悠悠地坠落下去，跌下深谷。她是没有什么男女经验，可也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男人。虽然过去的性爱感受也不怎么样，那是因为她不喜欢也不愿意配合对方。她总是感觉疼痛，总是不耐烦地催促对方，快点快点！可至少她知道正常男人不会这样匆匆结束的。

怎么会是这样呢？

2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美国，怎么会是这样的？

秦淮，怎么会是这样的？

谢桥从踏上洛杉矶的土地的那一刻起，便一声声反复惊疑地问自己。

阳光、美男、鲜花、香车……本以为洛杉矶该以这种姿态来迎接她。

她推车出关时，已是黄昏，传说中著名的加州阳光已退隐到暮色之后，彻底得仿佛从未来过。洛杉矶以一片昏黄的清凉迎接了谢桥。这份清凉停留在谢桥的生命里，成为她永恒的感觉和记忆。

洛杉矶机场并非北京首都机场那样的巨无霸，那样久贫乍富的气派堂皇。它是矮小、朴素甚至是寒酸的。谢桥和所有第一次去美国的中国人一样，习惯把美国往繁华富丽上想。若说北京是普通版，美国就应该是升级豪华版。她未免吃惊，事实正好相反。

谢桥期待着人群中的一声呼唤。

没有。

一声声呼唤，英文中文叠加，叫的都不是她。黄的黑的白的拥抱，也都与她无关。

谢桥快速在人群中打望了一眼，各种肤色的面孔身形，让她眼晕，就像要从一堆横七竖八的筷子里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双。

没看到。

她定了定神，再次眯缝起她扑朔迷离的近视眼，努力辨认，细细搜寻。

还是没有。

谢桥慌了。

脚下这片土地，于谢桥而言，无异于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从物理到化学，完全在经验之外。唯一的牵系便是秦淮。秦淮不出现，悬浮于空气中的那根线便断了。谢桥心浮气喘地猛然悟到，天天通电话的那个甜蜜情人，自己不知他住哪里，也不知他在哪里工作。唯一知道的，就是一个电话号码。那一串阿拉伯数字，谢桥整日背诵，早已烂熟于胸，然而，她竟从未拨打过！是的，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尽管理论上知道国际长途在国内也是能拨通的，但从没想过要去拨打。不仅因为贵，也是习惯。就像老农民从没想过要去五星级酒店喝杯咖啡，尽管他肯定付得起那个钱——心理上接受不了，没那个习惯。所以谢桥对于电话的姿态永远都是等待，仿佛是单向机。如今，问题来了，唯一能联系秦淮的电话号码，谢桥不知能否拨通。

谢桥呆立原地，那次第，怎一个慌字了得！

她探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电话机，犹豫着要不要尝试拨打那个烂熟于胸又陌生无比的号码。她不敢。她像初涉人世的婴儿，不敢擅自对这个陌生世界迈出危险一步。

“Honey，对不起，我来晚了。”

谢桥寻声望去，在她肩头斜上方，出现了一张脸，正是记忆中反复浮现的那张脸，俊雅的、斯文的脸。只是神情有些窘迫，有些慌乱。

谢桥大大呼出一口气，不好意思地笑了，为自己的胡思乱想。

秦淮殷勤地接过谢桥的推车，走至停车场，谢桥终于感觉确实是到了美国，

好车真是多啊！满目皆是奔驰、宝马。至于有些叫不出名字的，她虽是车盲，也能感觉出其名贵豪华，定在奔驰、宝马这种大众名牌之上。这确实远胜国内。

谢桥乐观起来。阳光没有，鲜花没有，没关系，帅哥是有的，香车，肯定也有。

越过奔驰、宝马、劳斯莱斯……秦淮最终将推车靠在一辆白色的小卡车旁边。谢桥有些错愕地望着这“宝驾”：说是白，应该指它原初的颜色，如今是白衣服没洗净，一团一团黑乎乎脏兮兮的灰，间或有漆面脱落，露出星星点点的黯黑。门把手显然快脱落了，用一根红色的塑料绳绑住，根须朝天竖着。总之，这是一个战场上超龄服役、包扎着伤口的残兵败将。

秦淮准备打开后备厢放行李，状况出现了，钥匙转不动。摇动门扉，紧紧地紧闭着。秦淮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诅咒。他仰着头，双目微闭，完全靠手的感觉去摸索通道，就似一个密码高手在破解结构繁复的密码箱。如此，四五分钟后，秦淮发出一声轻快的欢呼，阿里巴巴的神奇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谢桥始终紧张又担心地紧盯着，后备厢开启的一刹那，本该轻松，她却局促了，猛然意识到自己盯得过于关注，就如盯着一个残疾人空荡荡的腿——这是不礼貌、不厚道的。

谢桥羞愧地冲向副驾驶座，揪住那缠着红头绳的门把手，摇晃数下，门自岿然不动。她吃惊地瞪着门把手，秦淮的声音响起：“对不起，这门从外面打不开，等我坐进去后从里面给你打开。”

时差来了，谢桥一阵晕眩。你不该看到他断残的右腿，这是不厚道的，所以你转而把目光投向手臂——手臂也是空的。

汽车喘息一阵子，终于冲出路面，还好，还是能动的。车里的座驾颜色也是暧昧不明，并散发出一种可疑气味，像混杂了各种隔夜饭菜。真没想到，美国，竟然容许这样仪态这样气味的汽车存在。谢桥不得不感慨美国的博大包容。

阳光没有，鲜花没有，香车——臭车有一辆，美男——美男还是美男。起伏有致的侧面轮廓，儒雅感伤的低敛情调。只是这情调，在北京的时候，有强大旺盛的气场垫底，这调调儿是贵族式的苍白优雅，飞扬跋扈，那是暴发户的行径。但放到美国的大背景下，在这散发着可疑气味的狭小车厢里，这调调儿

如何就变了味儿，透露出颓唐与落魄，而那，似乎才是底色与本色？

谢桥再一次难堪，为自己如此势利的评判。这不符合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符合她的道德观。后来她才发现很多人的气质甚或面貌，在不同的国家确实会呈现不同的形貌。有的人在美国时自信优越，衣履光鲜，一到国内怎么看怎么一副狼狈相——时差、车马劳顿、衣着不合时令等原因。有的人则正好相反。

暮色中的洛杉矶扁平宽展，像一个安静广袤的大农村。天空的颜色是诡谲丰富的，金黄、橘红、冰蓝、暗紫、深灰……一层层晕染叠加，不能说不美。只是与谢桥的期待不符。谢桥想象的洛杉矶，是美国大片里那种气势汹汹的强悍的美，高楼林立，名车穿梭，俊男美女……好比说你期待一个红地毯上艳光四射的大明星，结果眼前出现了一个头戴蓝头巾，腰系碎花围裙的纯朴农妇。不能说农妇不美，从某些角度说，农妇比明星更具有清纯本色的美，但所得非所期，总是无法对位。

车子七拐八弯，在一条小街上停下。一下车，清冷新鲜的空气涌过来，谢桥寒瑟得直往后躲，虽然往后，仍是无穷的寒瑟。

房子是连在片的独栋房屋。虽没有独立的花园，房子倒也上有天下有地的，按国内人的理解，基本也算作“联排别墅”。

进门一看，却又不是国内概念中那种“别墅”。倒也是两层楼的，但一层的面积最多也就二三十平方米，相当“迷你”。地毯是有的，也如那辆座驾一般，原初的白布满各种星星点点，早已暧昧不明。一张硕大无朋的方桌盘踞房中央，基本占了一半的面积，靠墙的角落委顿了一套沙发，也是“迷你”的。门口堆了一只大箱子，箱盖翻开着，从箱身到箱盖堆满乱糟糟的衣服杂物，谢桥认出正是秦淮回国时所带的那只箱子。也许从国内返回这间屋子后这箱子就忠实地保持着原初的形态，当他需要什么时就从里面抓，本来一箱子可以装下的东西，因为抓得七零八落，不但不见减少，反而出奇的多，漫出来，溢到了地面上。一只衣袖无力地瘫软在地上，像垂死之人的手臂。简直骇人。

谢桥迅速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在国内住酒店时，秦淮的箱子也是在地上这么摊开来，胡乱堆放。只是酒店客房经过服务员的整理后齐整，单只这一处乱，

反而破坏了那份齐整，有种行为艺术的凌乱美。到了这房间，处处乱，就如劫后战场了。

秦淮费力地拖进谢桥的两只大箱子，说：“先放这儿吧，以后再说。”奈何横放竖放，怎么也搁不下这两个巨无霸，秦淮只得拖着箱子上楼去。

谢桥踮着脚，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那堆杂物，坐到方桌旁。桌面足有两三个平方大小，却平展展没有任何款式，桌面杂七杂八地堆满了书报、半空的药瓶、铅笔、方便面、药用棉……各种匪夷所思的东西。

秦淮“咚咚”地走下楼，用几乎是轻快的声音说：“箱子放好了！欢迎来美国，欢迎回家！”

谢桥被这欢快感动了！从机场见到秦淮起，他就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沉闷样子，没有拥抱没有鲜花，也没有一句欢迎的祝词。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看到他的舒展模样，终于听到温暖的问候。谢桥惊喜地转过头去，正准备热烈回应，谁料转身幅度太大，力道太猛，“咣当”一声，谢桥卧倒在那堆“垂死之人的手臂”之中……

秦淮应声来扶，谢桥讪讪爬起，才发现座椅的腿折断一条，无怪乎失去了平衡。谢桥从没想过自己竟有坐断腿椅的功力，她统共不过九十多斤，一直以为自己身轻如燕呢。谢桥愣怔在当地，脸开始发烧。秦淮一迭声说着“没事没事”，抬起坏掉的椅子走向屋外，干脆利落地扔进了垃圾桶。谢桥一方面为自己一进屋就搞了破坏羞愧，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其实，那本就是它应有的归宿……

秦淮牵了谢桥的手转移到沙发上，沙发倒还结实的，一时没有坍塌的迹象。只是这款式这色泽这舒适度，谢桥都感觉遥远的熟悉。那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城，她那由公家配备家具的清寡寡的公务员家中，父亲找木工打制的第一套沙发，没想到在21世纪的美国洛杉矶，她竟然又嗅到那久违的气息。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无外乎寒暄问候，掠影浮光，谢桥只记得最关键的一句，“这房子，是我的，”停了半晌，秦淮又轻轻补充了一句：“我买的。”

这又物质又具体的一句话，胜过蜜语甜言，让谢桥一颗悬浮动荡的心瞬时安稳，然后又轻飘飘冲向云霄，简直欢唱了。在国内的时候，谢桥总脱不掉知

识分子那份酸腐矫情，不是不喜欢物质，但总喜欢摆出视金钱为粪土的清高样，钱财之物断不肯摆在嘴边来说的。不承想仅仅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从国内候机到此时端坐在秦淮家中，统共不超过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她竟然为这一句纯物质的话感动得心尖尖发颤。她笑了，近乎愉快的，眼前这一切，残破、凌乱、颓败，也都可亲起来。

这是秦淮的，秦淮买的，这意味着，至少在这美国，他们有了稳定的栖居之所，而不至于流落街头。宛若戏剧里的先抑后扬，暗沉的铺垫反衬出此刻的安适美好，谢桥以一个女主人的眼光，柔情地打量起这屋里的一桌一椅，轻轻吁出了一口气。

谢桥静悄悄地睁开了眼睛，周遭是盲人般暗沉的黑。她摸索着掏出手表，指针指向凌晨一点五十。她困极，脑子却令人绝望地走向清醒，这就是传说中的时差了。此时此刻，正是北京时间的下午四点多钟，她正该在演播间化妆备稿粉墨登场，或是与朋友在三里屯的饭店谈笑风生，怎得安眠。

谢桥浅浅翻了个身，身下发出一阵呻吟。说是床，其实并没有床架，只在地上甩了一个床垫，国内叫作“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显然纷纷背离它原本的位置，有的地方硬硬地凸起一块，有的地方又塌陷下去，真个是地无三寸平。被子非常厚，是谢桥在国内从未想象过的厚和重，压在身上就如泰山压顶，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可并不暖和，相反，谢桥感觉一阵阵的瑟冷。洛杉矶是沙漠气候，昼夜温差巨大，尽管没有典型的冬天，夜里的气温却令人发指的低。房子又都是木头建造，和北京的房子比起来，就像纸糊的，轻而薄。被子虽如此之厚，但只是光溜溜一个被芯，并没有被套，就如穿了毛衣走在风里，再厚也挡不了风。被子又太大，远远超出了床垫的范围，无论怎么拖怎么拽，仍是东一块西一片耷拉在床垫外，拖在地上。被子里的棉絮显然也不肯排队归位，凹凸不平，厚薄不均，风从四面八方嗖嗖地灌进来，冻得谢桥血液都快僵了。

谢桥瑟缩着，尽量把被子拢得严密齐整些，试图抵御寒风的袭击。在局促的辗转中，她的胳膊不小心碰到了秦淮，秦淮迷蒙地发出一声低低的诅咒。谢

桥吓了一跳，秦淮翻个身，竟又自睡去。这么个漂亮齐整的人儿，躺在这样的“床上”，盖着这样的被子，居然也能睡得香甜。谢桥想想他在国内开的酒店套房，不由感慨，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身边躺着个男人。这景象令谢桥感觉新鲜而古怪。

多少年来，谢桥都是孤枕独眠。她算得上典型的清心寡欲。她的身体基本等同蛮荒的处女地。但是，她也在暗暗地期待着枕边躺着一个男人，仅仅需要男性粗壮的荷尔蒙气息，调剂室内气场的阴柔；仅仅需要暗夜里的一个拥抱，踏实的、温暖的、可依靠的。

在北京的时候，她既兴奋，又紧张。她在期待着什么，又害怕着什么。

她怕秦淮像传说中的美国色狼，如饥似渴霸占她，满足后一脚踢开，再无踪影。虽然他看上去那般儒雅，标准谦谦君子，但是，谁知道呢，白白被占了便宜，始乱终弃，这例子多了。谁不担心遇到个美国骗子？对于花花公子来说，得到即等于放弃。当然，暗地里，她还隐隐有些自卑。她骨子里可不像外表那般风情，性经验少得可怜。她怕自己表现不佳，配合不了秦淮，怕来自于以性开放闻名的花花世界美国的秦淮嫌她土，不开化。

可是，秦淮却始终没有迈出最后一步。他真的像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仅限于牵手、拥抱、亲吻。高尚的柏拉图。他说：“我不是为女人来的，我是为爱来的。女人美国有的是，我犯不着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我爱你，就要珍惜你，尊重你。在确立关系之前，我不能碰你，这不道德，也不负责任。”

谢桥感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

是啊，她有什么？她没有钱，这显而易见。她有些虚名，可这对于大洋彼岸的秦淮毫无意义。“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唯有这女性最为原始的本钱——美艳鲜活的身体，性感如蛇妖，清白如处子。

可是，她仅有的这笔最大的财富，秦淮却并无意侵占。这不是爱——最高尚纯洁的爱，是什么？

如今，终于来到了美国。男女间那些事儿，她也还是懂的，却又还不太懂。程序是知道的，也经历过，至于为何非要这样做，意义与乐趣何在，就不太明